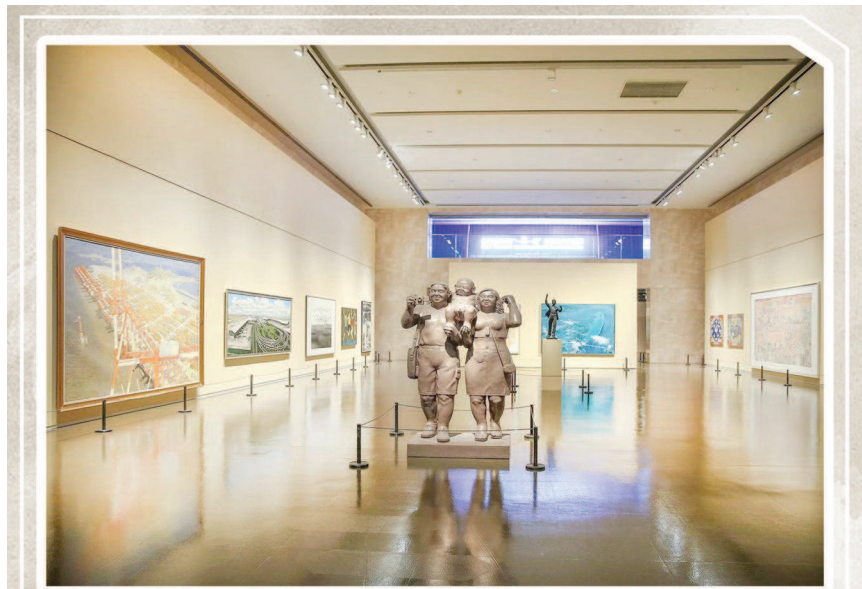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艺术家作品中的人民主题表达”今起亮相，集结来自300余位艺术家的600余件作品

中华艺术宫晒出丰厚家底，诠释“人民”如何书写新中国美术史



▲展览现场。赵东阳摄



▲关良《献花舞》，中国画
▲杨可扬《上海早晨》，版画，1994年
(均展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600余件作品，300余位艺术家，10个展馆空间……“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华艺术宫今起以一场“超级大展”迎接农历新春：“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艺术家作品中的人民主题表达”。人民，是展览当之无愧的主角，也是几代艺术家创作的关键词。

创新的策展思路，为这个主题大展开启了有别于以往的面貌。作品打破艺术门类、创作年代、艺术家名头进行“混搭”，将时代发展与“翻身劳动”“建设生产”“努力奋斗”“美好家园”“青春放飞”“发展富强”六个单元主题交织在一起，汇成波澜壮阔的史诗，全面呈现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创作成果中的人民奋斗与幸福主题。其中95%的展品来自中华艺术宫的丰厚家底，充满生活气息的丰富细节俯拾皆是，让各类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群星闪耀，可见人民之分量

全种类的美术作品都在这个展览汇集，包括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装置艺术、摄影，甚至还有动画、漫画、农民画、藏书票。而其作者几乎集齐新中国美术史上最强阵容。踱步其间，人们会发现，人民之于美术史的分量。这未必指具象的人，更是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张充仁创作的雕塑《起来》，被置于展览厅序厅的显眼位置，仿若“题眼”。这是如今坐落于淮海中路复兴路街心花园中那尊聂耳全身铜像的小样，聂耳仿佛正在指挥乐队演奏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刘旦宅的《披着霞珠迎朝阳》，陈逸飞与魏景山合作的《开路先锋》，分别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民群体与工人群众铺展诗意的画卷。站在画框前，观众似能感受到工人阶级豪迈的气概以及劳动

者伟大的力量。不少名家作品体量不大，却饶有意味。画惯了戏曲绘画的关良竟然画了一幅现实题材的《献花舞》；华君武的漫画《不须扬鞭自奋蹄》，画的是一群老年人快乐健身的场景；一幅三毛蹲在地上点爆竹的国画，来自张乐平；以诗意江南水乡折射宜居生活的《人家》，藏着吴冠中的《人之家》。

相互对照，汇成历史的洪流

小集群、相互对照的布展方式，让此次展览处处呈现出丰富的细节。它们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相融，汇成历史的洪流。为了讲好这些人民的故事，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李瑞峰坦言：“看了两件馆藏作品，最终出库了700多件”。他将这些作品来来回回排列组合，挑出600余件。

每一组构成小集群的作品，都是一个关于人民的生动故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十来幅宣传画被布置在一整面墙上，其中就包括流露出对新知识充满渴望的《书籍是知识的窗户》，围绕特定节庆活动而绘的《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有明快风格、斑斓色彩的绘画样式，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的印记历历可见。制鞋生产线上女工忙碌的电接线员，笼罩在烟火气中的大厨，拨着算盘的会计……大大小小共近十幅摄影、版画作品一同呈现，拼凑出可亲可近劳动者万象。刘仁杰《风》，赵宪辛《都市自由人》等一连串或诗意或梦幻的人物画连成一线，不约而同张弛着青春的气息，传递出面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不少形成对照的作品，则不免看得人会心一笑。邱瑞敏等人合作的油画《晨曲——浦东崛起》，描绘了正在崛起的陆家嘴“三件套”，与之呼应的则是一幅用鱼镜头拍摄的上海全景《申城追云》，“三件套”出现在了画面中。展览中随处可见的“小心思”，或许都将让观众更有获得感。

从“魔童”到朋克少年，这个“经典”人物又一次跃上国产大银幕

美颜之外，“当代化”的哪吒能否拥有全新的生命形态

■本报记者 柳青

哪吒再现大银幕，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生》定档大年初一。这次，哪吒离了陈塘关，是未来大都会“东海市”的俊小伙，盘正，腿长，穿皮衣，飙机车，在现代废墟里抡着钢鞭干架。有《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前，哪吒的形象变更并不成为问题，从“封神榜”到“新神榜”，即将上映的这个盛世美颜版哪吒真正值得观众关心的是：创作者想用这群古老的原型人物制造出什么样的“新世界”？

不断被“当代化”的哪吒

关于哪吒的来历，学界认可的通行说法大致有两种。占统治的意见认为，哪吒的形象出自佛经，他是四大天王之一的毗沙门天王的儿子，为父亲率领夜叉大军，别号“鬼王子”。另一种为道教观点认为，哪吒来自印度神话《罗摩衍那》，是力量强大的童神。哪吒在印度的正统血统并不重要，精彩在于这个形象东渡进入中国之后的衍变。

关于哪吒的传说何时进入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东晋十六国北凉时期的佛经。唐代的宗教书籍里，明确描述这位大神“恶眼四方”。他为了参透佛理，把骨肉还给父母，成为“神的儿子”。

现在通行的解释认为，从印度传过来的“以肉身换真理”版本，有悖于古代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伦理。所以从宋代开始，逐渐出现“父子交恶”的情节演绎，意思是原生家庭有矛盾在前，佛门慈悲收容在后。北宋的《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都有“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的说法。

宋元时期，哪吒形象孔武凶悍，《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形容“忿怒哪吒扑帝钟，三头六臂擎天地。”到元代，关汉卿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里写：“可与那个恶哪吒打个撞见。”同时期的杂剧提到哪吒时大多是类比恶少、狠人，如“你这无端弟子恰便似恶哪吒”或“似个追人魂黑脸哪吒”。又是黑脸又是恶，形象自然不好，元代成书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描述哪吒身高六丈，大约是20米高。元末罗贯中写《三遂平妖传》，哪吒“三个头似三座青山，六支胳膊似



哪吒形象不断变迁，证明经典的魅力不在于恒久不变，而是不断穿透时间的屏障，阐发“当下”的演绎。图为《新神榜：哪吒重生》海报。

六条峻岭，一开口，血泼泼露出四个獠牙”。要到明代，《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两部神魔小说先后问世，哪吒的形象在其中得到细致刻画，趋于清晰和统一。在明朝，书籍是昂贵的消费品，仅限于经济自由的知识阶层。所以并不是《西游记》《封神演义》塑造了民间对哪吒的认知，正相反，小说作者的写法是民间众多版本的汇合精简。明代以后，在各种地方戏里，哪吒这个角色由娃娃生应工，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童子”形象——穿着肚兜，梳俩发髻，嫩生生的孩子。吴承恩的《西游记》里哪吒出场，“总角才遮面，披毛未苦肩，孙悟空当即调戏他：‘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

可以说，这个粉雕玉琢的“陈塘关三太子”，是明朝群众文艺的结晶。

如果只是再现陈旧的世界，那么“经典”不值得重述

哪吒作为一个艺术原型，他在唐以后历朝历代历经的形象变迁，充分证明经典的魅力不在于恒久不变，而是不断穿透时间的屏障，阐发“当下”“当代”的演绎。

其实在小说《封神演义》里，哪吒的形象仍然是个“不良少年”。他自刎后被复活，再被投入姜子牙的阵营，大抵只是被当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晚明到清朝的连台本戏《封神榜》中，哪吒这个炫技角色——演员要身披红绶、把直径夸张到一尺五的道具“乾坤圈”斜穿腰上，还要不间断表演“火尖枪”“刺戟”等高难度技巧……在舞台可视性的基础上，他被塑造成一个俊朗可爱、匡扶正义的神勇小英雄。

在各种地方戏的舞台上，哪吒接受了彻底的世俗化，他从一个遥远的、凶恶的神，先变成受委屈的孩子，又因投身正义的事业，再度“封神”。民间艺人们在戏曲舞台上创造了一个世界，哪吒封神寄托着民众朴素的渴望：神从人间来，神理解、甚至遭遇过人间苦难，神为受难的人们谋福祉。

到了1979年动画片《哪吒闹海》诞生时，戏曲“高台教化”的意味已经淡化，但美学修辞的影响仍在——动画片中哪吒的形象一目了然来自戏曲，乃至最深入人心的那段“爹爹，我把骨肉还给你”也是从一连串戏曲身段中衍化来。这个悲剧的白衣小少年承载了美学渊源，却也带着时代语境的烙印。动画的高光时刻强调他和父亲、

和家庭、和他出身的阶层决裂，这个“逆子”以生命的代价选择到人民中去，这显然呼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当代表，闪耀着革命浪漫主义的锋芒。

无论是且演且编的传统折子戏，还是当代文艺作品中“变形”的哪吒，创作者用故事构建的世界，远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电影《少女哪吒》里，从未正面出现的“哪吒”成为悲伤的隐喻，指向被成年世界围剿的天真和反叛。话剧《哪吒回陈塘关》是涅槃少年向成人世界发起控诉，不谙世故的诚实道义试图冲破世故网罗的无边谎言。直到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父权结构下的代际对抗被消解，相爱相杀的友情主题取而代之，在父慈子孝的世界里，最激烈的冲突成了人物内在自我认知的挣扎。

“经典”一再的重述，不会总是再现实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新神榜：哪吒重生》预告中输出的机车少年的造型和蒸汽朋克景观，倒不像是噱头，而构成巨大的悬念和挑战——在一个以“新”和“重生”为题的电影里，“经典”人物将展开怎样的生命形态？电影有能力制造出一个提供崭新维度的世界吗？

这比大喊“国漫崛起”的口号难多了。

专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的美术馆事业获得蓬勃发展。截至2020年，全市共有美术馆89家，其中有美术馆26家，非国有美术馆63家，美术馆的数量已稳居全国第一，世界前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沪上美术馆的学术影响力、创新活力，以及对城市的文化驱动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美术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引擎，它能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也是一座城市的创新基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输出地，以及跨界融合的实验地。然而，近年来有些美术馆出现了发展方向的偏差，它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学术高地，而是致力于成为网红打卡地。当“拍照分享”成为观众在美术馆体验的核心时，展览与艺术作品实际上已经沦为人们拍照的背景板，成为类似于商场或者购物中心里的高级美陈。不难发现，随着线上线下互渗性的加强，社交媒体所带来的网红效应，正在严重影响人们对于艺术展览的运作方式与评价标准。

于是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展览朝着景观化、奇观化、沉浸式、互动性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展览不搞几件大型装置，不营造几处令人眼球的场景，不设置几个互动性强的艺术作品，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展览。当“拍照分享”成为参观艺术展览的默认模式时，实际上摒弃了人们参观展览时对于知识与智力的更高追求。当社交媒体成全每一个普通个体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和个性，随之带来的思想轻质化也不可忽视。

因此，当下的美术馆应在追求流量、热点、网红和各种技术数据之外，建立起相对稳定、超越流行的“内在标准”作为行业评价尺度。才能让美术馆成为学术高地，建立起强大的学术权威感，对艺术的未来发展和商业价值评判起到真正的引领作用。

美术馆首先是研究性专题项目提供专业化的展示和传播平台

美术馆是一个艺术与学术相结合的专业机构，也是公共领域内的文化组织，担负着连接历史与未来的重任。因此深度挖掘地方资源，通过研究、展览、传播、教育等方式进行当代转换，是美术馆彰显其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定位，美术馆应该为一些研究性的专题项目提供专业化的展示和传播平台。

以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自2014年起连续推出名家大师的系列文献展为例，文献展立足于对艺术家个案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原作与一手文献材料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一种具有视觉逻辑关系的美术馆叙事。曾先后为陈逸飞、张充仁、哈定、周碧初、吴湖帆等举办了专题文献展。与此相类似的，北京画院美术馆自2007年始，启动了“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活动，举办了李斛、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蒋兆和、董希文、庞薰琬、周思聪、黄胄等50多个专题展览，同时出版相关学术丛书、举办学术研讨会。

这些专题性的研究项目通过美术馆专业化的展示，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其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得以充分肯定和放大。这种直观式的视觉叙事，有利于大众传播，也有利于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感知，为展览期间的公共教育活动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面向未来，为实验性项目和新兴学科的建设与实践构建平台

美术馆既要为保留地域文化传统而努力，又要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性和开放性。事实上，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美术馆应该具有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姿态去回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关切，成为公众与各类社会力量汇聚共建的平台，成为城市新思想、新文化的策源地与试验场。所以，美术馆应该为那些眼下还没有被市场和行业普遍认可，具有实验性、前瞻性、未来性的项目构建平台，提供实践的机会与发展的空间。

苏州寒山美术馆自2020年12月发起了“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这样一个实验性很强的项目。整个项目包括田野调查、工作坊和展览三部分，以“苏州的城市声音”为切入点，集中探讨如何用艺术创作和策展来增进地方感和形成地方认同。面对我们这个时代视觉过于饱和甚至泛滥的现状，推出这样一个试图关闭视觉、放大听觉的展览特别及时和恰当，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价值。

今年1月8日，“去往从来(2021)——雕塑实践与书学拓展”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开幕。这是国内首次将雕塑与书学两个不同艺术门类与学科联系起来，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实验性的展览。这个展览促使参展艺术家各自突破自己固有的专业的思维习惯，在新的语境中进行碰撞、实践和探讨。围绕展览举办的5场学术研讨和对谈，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很多启发性的观点与思考。

从上述两个展览案例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馆所举办的展览、项目与活动越来越呈现出它的交叉性和跨界性，所以美术馆应该打造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各行各业参与共建的机构，为不同学科的共同研讨、为实验性项目的实施、为新兴学科的建设与实践构建平台。

作为创新基地的美术馆，要为知识生产和新的策展方式提供实践机会

美术馆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它既是创新基地，又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输出地。这就要求美术馆不断开拓创新的领域，引进新的思想，探讨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可能。而在美术馆的学术建设中，策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策展的重要性也促使美术馆不断思考新的展览呈现方式。

最近，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推出虚拟策展实验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项目，充分考虑到美术馆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虚拟策展实验室不断激发参与者策展方面的创造性思维，从而促进美术馆策展学术水平越来越趋向成熟和多元。此外，“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这个展览项目中，寒山美术馆策展先通过工作坊，然后进行集体讨论与学习，以及集体的田野调查，最后生产出一个展览。

如果从整个艺术生态的角度来讲，越是做研究和前瞻性的工作恰恰会对整个行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因此，不断探索策展新的模式，不断对常规策展进行调试，共同探讨与实验新的策展思考，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将学术策展的维度不断放大，进而推动美术馆不停向前发展。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美术馆应是学术高地，而不仅仅是网红打卡地

傅军